

我的村庄我的家

□ 蔡保勇

地名的起源

谁不说俺家乡好，家乡是游子心念念的地方，是心灵的归途。

我们的村庄不算太大，人口在2000左右，村子坐落在新沟镇至周老嘴镇主干公路旁，两侧的房子错落有致，像忠诚的卫士默默守护着这方土地。往东方向是监新河公路，距离两公里左右，南面是余外沟，朝北为荆监河，清澈的河流，宛如一条碧色玉带，围绕着五千余亩的龚郑垸，似乎向人们诉说着历史的沧桑。

新中国成立伊始，百废待兴，为了落实村庄的地名，我们大队地干部费尽心思，想出了许多方案。当时争议颇大，各执一词，似乎你有你的道理，他有他的理由，后来经过公社与大队反复沟通，最后才得以确定下来。

一个地方有它悠久的历史，有不一样的故事。在这方土地上，曾经有两个地名备受关注，十里八村的耳熟能详。一个是李家墙院，与张场大队紧邻，村里数李姓一族最大，人丁旺盛，人口几近占了半壁江山。李家墙院的兴起在遥远年代，那时李姓人家已经拥有大量土地，雇佣了不少长工。他们用勤劳双手和过人的智慧，逐渐积累了一笔不菲的

财富，于是大兴土木，利用一片很大的地盘，重新修建了一幢幢高大的房子，四面围墙环绕周遭，似坚固的城堡耸立在这片土地上。墙脚旁，专门修有一条路名跑马路，直通公路，一时间，李家墙院名声鹊起，声名远扬。二是蔡家剅沟，因蔡氏而得名，紧邻胡场村，这个姓在本队占了较大比例，相比李姓却逊色许多。

两个地名都想以此为大队命名，一时间彼此争论不休，互不相让，为了平息事端，公社和大队决定用新的名称。一方面，两地名显得有些土，不适宜新社会，二者索性都不用，避免许多争议与纠纷，几经讨论商议，最后确定为团洲大队。团既象征团结，又有团圆之意，全大队人民群众团结一心，奔向美好的生活，这是人们所希望的。另一方面，洲代表水中陆地，村名与村貌相符，既有现实意义，又有革命化的气概。至此，团洲大队的官方名称正式确定。

沉睡的历史

在岁月长河中，我的村庄没有惊天动人的业绩，也没有可歌可泣的典范人物和事迹。和千千万万的村庄一样，普通而又平凡。猎奇心驱使我，总想寻找挖掘本村过往有影响力的人物，这一想法由来已久。

捉迷藏的记忆

□ 张意风

在监利的乡村里，十几岁的孩子们都有曾经在家里捉迷藏的记忆，那是一段充满欢声笑语、无忧无虑的时光。

那时候，村子里没有高楼大厦，只有一排排低矮的土坯房，房前屋后种满了各种果树和蔬菜。每当夕阳西下，炊烟袅袅升起，孩子们便迫不及待地放下碗筷，冲出家门，开始他们最爱的游戏——捉迷藏。

“躲猫猫”是他们对付捉迷藏的亲切称呼。这个游戏简单却充满乐趣，不需要任何道具，只需要一群小伙伴和一颗爱玩的心。游戏开始前，大家会围在一起，用“石头剪刀布”来决定谁先当“猫”。输了的那个孩子就得蒙上眼睛，趴在墙上数数，从一数到一百，其他孩子则趁机四处躲藏。

“一、二、三……九十八、九十九、一百！我来啦！”随着“猫”的一声大喊，游戏正式开始开始了。孩子们像一群受惊的小鸟，四散逃开，寻找各自的藏身之处。有的钻进稻草堆里，有的爬上树梢，还有的躲进猪圈或鸡窝。村子里每一个角落都可能成为

他们的藏身之地，每一处都充满了未知和惊喜。

“猫”开始四处搜寻，耳朵竖得老高，眼睛瞪得溜圆，生怕错过任何一丝动静。他蹑手蹑脚地走过每一处可能藏人的地方，时不时地喊上一句：“我看到你啦，快出来吧！”其实他什么也没看到，只是想用这种方式吓唬那些胆小的孩子。果然，有些孩子沉不住气，以为自己被发现了，便乖乖地从藏身之处走了出来，结果却发现上了当，气得直跺脚。

而那些胆大的孩子则稳如泰山，任凭“猫”怎么喊叫，就是不出来。他们躲在暗处，屏住呼吸，生怕发出一丝声响。有时候，“猫”从他们身边走过，甚至能听到彼此的呼吸声，但就是发现不了他们。这种紧张刺激的感觉，让他们既害怕又兴奋，仿佛置身于一场惊心动魄的冒险之中。

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孩子被找到，最后只剩下一个最难找的“藏王”。这个“藏王”往往是最聪明、最机灵的孩

在我很小的时候，经常听到人们讲述本大队四队的李光耀，多是带着炫耀、仰慕的神情，津津乐道反复地重述着那些事。李光耀知识渊博，闻名遐迩，教授过不少学生，培养的学生有的后来成为国家栋梁之材，这样的出彩在十里八乡绝无仅有。

李光耀膝下两子，长子心裕，次子心卓，他们和父亲一样，聪明过人，诗书过目不忘。加上有严父的教育和指点，废寝忘食，孜孜不倦。

春花秋实，丰硕果实永远属于那些勤奋的人。知识的积累和储备，让两兄弟后来成为名动一方的师爷，专门替人打官司，所接的案例每战必胜，得到了人们的崇拜与尊敬。

解放前夕，李光耀便已作古，随后心卓也相继离世。心裕有一香脉名宗英，他少了先祖的人文气息，多了一缕农人的本份与笃实，心思和精力花在先人留下的殷实土地上，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

新的篇章

历史长河奔腾不息，时间洪流滚滚向前。我的村庄随着时代进程翻开了新的一页。当你走进村子，新农村建设令人耳目一新，鳞次栉比的楼房，古朴典雅与现代风格

有机融合。绽放的花卉，飘香的甘果，把整个村庄点缀得如诗如画。村村通的小道，四通八达地连接着诗和远方。欢声笑语，人们其乐融融，生活的美好与惬意在心里荡漾。

知识改变命运，也改变了人们的格局与视野，一个个优秀学子从这里起航，远大的理想从这里放飞，考入顶尖名校的不乏其人。如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中国科技大学，中国科学院，还有哈尔滨工业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等等。为我的村庄涂上了浓墨重彩，写下熠熠生辉的一页。

春来不语，却温暖了世界，花从来不言，却芬芳了人间。美丽乡村离不开勤劳奉献的村民，离不开他们对村庄与生活执着的热爱，那灿烂的微笑，发自内心的幸福感流露在脸上。

与人为善，助人为乐是村民历来的传统，当人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只要一声招呼，有求必应，有好吃的东西，邻里之间也忘不了彼此。赠人玫瑰，手留余香，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纯朴善良的人们演绎得淋漓尽致，可圈可点。这是时代之进步，品质素养之提升，这正是和谐社会与和谐乡村所需要的。

我的村庄我的家，建设美丽乡村，我们在路上！

脑等电子设备，但却拥有最纯真的快乐和最珍贵的友谊。每当回想起那段时光，他们的中心中总会涌起一股暖流，仿佛又回到了那个充满欢声笑语的童年时代。

如今，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进步，监利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高楼大厦拔地而起，柏油马路四通八达，现代化的设施一应俱全。然而，那些曾经在家里捉迷藏的孩子却已经长大成人，各奔东西。他们或许已经忘记了当初的游戏规则和藏身之处，但那份纯真的快乐和珍贵的友谊却永远铭刻在他们的心中。

每当夜幕降临，华灯初上时，他们或许会站在窗前，眺望着远方的星空，回想起那段美好的童年时光。那时候，他们还是一群无忧无虑的孩子，在乡村的每一个角落留下了欢声笑语和成长的足迹。而如今，他们已经成为了社会的栋梁之材，肩负着家庭和社会的重任。但无论如何，他们都不会忘记那段捉迷藏的记忆，因为那是他们最宝贵的财富和最美好的回忆。

监利市老年大学赋

□ 常尧阶

荆楚形胜，襟江湖，泽润千顷；玉沙古邑，史悠韵长，文脉流芳。幸际昌时，银龄逐梦，新声谱盛世之章；政施宏略，冀序重建，群彦续文明之脉。拓三十亩灵壤，筑八千平琼楼，此诚时代鸿猷，桑梓之嘉惠也！

溯其源起，已巳肇序于西门湖畔；二十六载栉风沐雨，终膺“省级示范”之誉。己亥谋迁新址，庚子破土兴工；辛丑楼宇竣工，壬寅黄宇焕彩。揭牌盛典，群贤毕至，见博闾中顶，精巧别致；观者赞不绝口，盛誉交加。

若观其制，主楼规整四重，列室二十有七。设智慧学庐，传古今之道；筑丹青画苑，绘山河之姿；勾勒舞琼台，展风华之美；立棋枰雅阁，藏韬略之谋。更有球艺乐园，集议之堂，墨香盈室，丹青焕彩。副楼双时，阶堂广纳，讲议观资；交谊咸宜；膳楼综所，烹鲜调膳，文轩雅室，逸智双隅。“一主二副”，格局精妙；中央空调，四季如春；智能安防，无隙周防；电子银屏，传知释疑；无障电梯，上下从容。公交直至于门庭，车位齐列以充能；适老设施，备极温馨。园内佳木葱茏，桃红樱雪纷染，染就红径芳菲；小桥流水潺潺，木廊亭榭掩映，自成丹青画卷。

至若教学之盛，博采古今，融通中外。校社联袂，广设三十课程；桃李盈门，欣纳五十六班，两千学子，各得其所；声乐绕梁，遍行云之逸；梨园雅韵，展粉墨之馨。中舞翩跹，顾盼生姿；交谊含情，水兵飒爽。新疆旋舞，鼓乐和鸣；霓裳摇曳，仪态万方。八音齐奏，弦管和鸣；二胡婉转，笛箫清越，葫芦丝柔，中阮圆润；古筝铮铮，古琴凝韵，电琴新声，铜音铿锵。萨克斯咽，电吹汇报，吉他放歌，手鼓振拍。诵声清越，诗联觅律；瑜伽调神，太极刚柔。乒乓骋智，门球运筹；摄影定格，裁辑百态。文武兼修，德艺同辉，减盛景也！

若论风规，校风澄若秋水，教风严如金石，学风笃似春耕。章法井然，物尽其用；师生戮力，共护杏坛。沐雨露之恩，结四海之道；树荆楚典范，培银龄俊彦。莫道桑榆向晚，且看红霞满天；千灯辉映，再启鹏程，共绘监利文明新卷！

赞曰：学路漫漫，岂分青丝皓首？问道孜孜，何论冬夏春秋？愿此黉门，若劲柏凌霄，似清荷映日；伴银龄以游艺，偕岁月而舒怀，同歌湖山胜景！盛世筵宫，永续荣光！

母亲做的家常菜

□ 朱元财

每到腊月，临近过年，不知是何缘故，我一端起饭碗，就想起

了母亲做的家常菜。母亲最拿手的家常菜是用南瓜叶做菜。小时候家里自留地少，南瓜叶也弥足珍贵，母亲掐回家的大多都是那种大如蒲扇的半老不嫩的南瓜叶和快凋谢的南瓜花。母亲把它们倒过来，把花茎上毛茸茸的皮一下下地用手刮掉，再一截截地掐，掐得断的就要，掐不断的就扔掉，然后用刀把南瓜叶切碎备用。

我看母亲也没放什么佐料，那时也根本没钱买佐料，充其量把锅烧热了用调羹尖挑一点油在锅底里快速地旋一圈，再把南瓜叶放锅里用铲铲的正面炒，反面焙，直到南瓜叶变得软绵绵，才放点姜酱和食盐，尔后用瓜瓢浇些水。至于煮多久我就记不清了，反正吃上母亲的南瓜叶菜能让我口齿留香，回味无穷。

直到现在，我每年都要种一片南瓜，不是为了吃瓜，而是为了吃上可口的南瓜叶。尽管老妻使出了浑身解数，菜油不行来猪油，清炒不行加水焖，但端上桌的南瓜叶还是没有我的母亲炒得软糯、清香。

母亲另一个拿手的家常菜是做腌菜，其中有水腌菜、霉干菜、酱萝卜等等。我们老家把酸菜叫“水腌菜”，腌制后放在坛子里用水淹坛口，与空气隔绝保鲜。到了要吃时，抓一碗出来用沙撮子(竹制)在池塘里淘一淘，焗锅烧熟后往里面放点油，没油也可以，只需要加一小碗清水一焖，香脆酸爽，好吃极了。如果是青辣椒上季的时节，在菜园子里摘几个青椒切成片与水腌菜炒，色鲜味美！

六月天的霉干菜，母亲提前用水发泡一会儿，切碎后或炒或煨。我最爱吃母亲夏天里放在灶头上，加少许可怜的鸡蛋煨的霉干菜，更爱用那种鲜黄色浓浓的汤汁泡饭。孩提时的胃口也好，霉干菜汤泡饭，我们吃得“呼呼”响，有滋有味。

和吃南瓜叶一样，为了吃到酸腌菜和霉干菜，我每年都在伏旱时翻地浇水种上一些芥菜。妻子的腌制技术应该不错，可做出来的腌菜酸而不爽口，那霉干菜除了元宵节包几个团子吃以外几乎都是扔掉了。我常对她说，你扔掉干鱼肉我不心疼，你为什么要把用霉干菜做的菜倒掉呢？

相对于其他家常菜，母亲的煨缸(音)豌豆(监利把蚕豆叫作豌豆)才叫一绝。母亲一般先晚上把干蚕豆用水泡上，第二天早上烧火时放灶头边炖一会。饭熟了，母亲再撒些谷壳或者粗糠到灶坑里，再把一罐蚕头煨在里面，只留一个罐口在外面。罐口上盖着用碗底或缸片敲成的不规则的圆“步瓮子”(地方话)，这样，灶灰不会掉进去，蚕豆汤也不会溢出来，更重要的是这种封闭式的方法，煨出来的菜更软香更入味。

到了傍晚，母亲收工了，她把煨开花了的红豌豆倒在锅里，加点蒜苗或者葱段一拌，就可以出锅了。那时的红豌豆和煨苕一样，我们把它既当菜又当饭，哪怕上是餐下餐，餐餐都吃，也是百吃不厌。只是我不知道，身在农村的我，如今吃一块锅巴如同吃母亲的家常菜一样，几乎成了奢望。

为了吃到母亲做的家常菜的味道，我到市场上买过泡蒜头、甜洋姜，甚至还恳求老妻煨一罐红豌豆，这几乎不可能。回过神来想一想，我吃母亲的家常菜才二十年，吃妻子的家常菜有三十几年了，我怎能责怪她的菜没做好呢！相反地，妻子有时说我的饮食比以前“刁”，我经常打趣地说：“又不是要吃什么好的。”

母亲离我而去十五年有余了，我思念母亲，更想她做的那些家常菜的味道。那时候条件艰苦，能够吃一餐饱饭都是一种奢侈，母亲总是变着法儿给我们做吃的，与其说我是母亲做的家常菜，不如说我是想念母亲一生的为人善良和正直，而这份善良、正直不是那个时代全国所有母亲最真实的写照吗？

如今，我再也不吃不到母亲做的家常菜的味道的了。但是，我每年蚕豆照播，芥菜照种，南瓜照栽，洋姜照挖。我唯一的愿望，就是将自己对母亲的点滴思念寄托在这些亲手栽种的瓜果蔬菜上，用这种特有的方式来怀念她，怀念一切与她有关的过往。

征稿启事

《监利新闻》文学副刊，以纯文学作品交流展示为主，现面向监利籍写作爱好者征稿：
一、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二、作品必须原创，不得抄袭、剽窃；
三、文学作品体裁以小说、散文(随笔)、评论(读书笔记、影评)为主，题材不限，5000字以内，书法、摄影作品不得超过3幅；
四、凡向本平台投稿，均视为作者同意授权推出；
五、来稿请附作者简介，不得重复投稿。
投稿邮箱:556436@qq.com

公益广告



监利市融媒体中心 宣